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警富新書 第三回 繪猛虎宗孔獻計 托危病凌氏修書

卻說順海欲將凌氏毆打，偶遇天來之叔翰昭向前勸曰：「眾凌親翁如何作嗔若此？縱使比兒獲罪。亦應預早投知。何故將先人天罡掘破，擅斬松株？」順海令人暗中取出器械，厲聲喝曰：「汝這狗才，有多大前程。敢來與我比試？如再饒舌，立將汝者劈碎。」翰昭見其兇悍，結舌不言，扶凌氏歸家。勸曰：「如此強徒，惡如虎豹，蠻似僇黎。可待二子歸來，然後與之理論。」於是無可奈何，任其放肆。宗孔就將松株扛回變賣。（將以此為佳境乎？）數日之間，仍未見梁家消息。宗孔調貴興曰：「如今天來之室，竟不肯棄。吾今又有一計，使他即獻出來。」貴興曰：「叔父計將安出？」宗孔曰：「可於山下面成一隻白虎，衝照他之明堂。如此不堪，自然要鬻。」貴興嘉納其計，遂令人繪著一隻白虎，露牙張口，頭橫尾豎，眼睜睜遠遠對正梁家之明堂。凌氏驚駭，附膺而歎曰：「古云：『白虎照明堂，一步幾人亡。』（不意亦有此靈性歟？）如此不祥，當以何法治之？」越數日，凌氏亦令人於後牆繪就一隻貔貅，與虎相照。宗孔恒算梁家探聽，絕無影響，只見壁上寫著一隻貔貅，飛報貴興。貴興欲將此獸削去。宗孔曰：「不可。何不將計就計，拆去此牆？」貴興曰：「毀人宅址，於律非輕。」宗孔曰：「邇來麻痘遭劫，可言此牆有礙小口，則拆之有名，又何如哉？」貴興然之。登時率眾兄弟投奔梁家毀拆。凌氏聞拆，喊曰：「貴興恃富，宗孔凌人。前者伐樹鋤墳，吾猶未究。如何再侵我宅，毀我後牆？欺凌至極，當遭天誅。」宗孔聞喊，怒將所拆之磚向凌氏擲去。（聞中女流猶幾番被毀，橫逆之徒為之一歎矣！）是時，旁有金魚缸一個，被他擊碎。凌氏倖免其傷，兩媳力勸而回。宗孔又將魚池填塞，所有名花、異草、古樹、靈芝，盡行掠去。（宗孔又得佳境矣。）

凌氏轉入家堂，忿恨不已。隨著人往後牆窺探，被其拆得零零落落，恰似平原曠野，四面空虛，泣謂祈福曰：「汝可速往『天和店』，報知大爺兄弟，說吾有病，危在旦夕，叫他刻日歸家。我今有書一封，交與呈上。」祈福曰：「他若回來，見安人無恙，豈不是責我妄言耶？」凌氏曰：「依我而行，自無所礙。」祈福領命而去。

且說天來兄弟在店，正是貨如輪轉，客似雲來，果係興隆景象。是日，得見祈福，問其來意。祈福具道：凌氏病勢危險，隨後呈上家書。天來兄弟拆視，其書云：

我本風燭之年，朝難保夕。趁來更染沉痾，初時自以為常，豈意延醫，服藥益覺其沉。汝兄弟可念劬勞，速整歸鞭。毋片多囑！

母凌氏與男天來兄弟同看。

兄弟著畢，呼天號地，皆自以為不孝，使母病至如此。然後始知，遂與君來僱舟，多添水手而行轉。

盼間已到家，見母親殊無病態，惟有愁容滿面。兄弟同相驚顧，暗道：「書中所言如此，何故這個光景？」向前問曰：「近日媳婦得毋，多行不孝乎？何以母親若此？」凌氏哭曰：「不然。吾本無恙，妯娌亦是和諧。但不知汝等兄弟近來與貴興如何結怨。今汝父墳被池掘破，斬去松株，填塞魚塘，毀拆後牆，擄掠花園，面虎照堂。凌逼百端，吾皆包忍。汝等有何錯事，可實言之。」兄弟聽罷大駭，皆掩面而哭。天來曰：「兒不孝罪孽深重，禍及先人。（何止先人，不久就及於生人矣。）父仇不共戴天，豈容與他兩立哉？」隨將貴興當日求買石室，不從其願，具述一番。便要赴縣鳴冤之意。凌氏曰：「官節茫茫，遭冤受屈，一字入門，九牛難拔。宜細參之，後悔無及。」君來曰：「母命如此，權且從之。何無與哥哥同往茶村討賬，依然守業，何如？」天來忿忿不答。凌氏再三泣勸，天來且得整復山墳而止。（或云有此冤情，何以含忍餘日？不然。細觀凌氏之言，二子不得不止。）次日，兄弟同往茶村收賬。宗孔遇之於途，飛報貴興曰：「吾今早窺見天來兄弟同往茶村。莫不是他謄詞控告乎？」時座間一人答曰：「不然。茶村原有蘇客，與他購糖，兄弟恒往討賬。今番此去，未必謄詞。」宗孔視之，乃貴興之表叔區爵興也。宗孔曰：「既如此，胡不待他回來，掠去此財，以喪其氣？（非是喪天來之志意，乃宗孔自求佳境耳！）」貴興曰：「白日搶奪軍民，哪裡肯容？」宗孔曰：「吾有一計，欲用久矣。（觀此一語，足見宗孔一生為人。）可作偽數一紙，寫著『康熙四〇八年，梁朝大買售北沙田數頃。因交價不孚，借到凌宗客本銀一千兩，湊交田價。週年計息一分。』將此紙用米塵彈染，叫其清結。彼定不從，然後率眾搶奪。斯時雖有坊鄰，亦難與他排解矣。」貴興乃陰使其叔姪兄弟，乃是柳毓、柳權、潤保、潤枝、越文、越武、越順、越和、宗孟、宗季、宗孝、宗和、順海、美舉四人，星羅棋佈，匿影藏形，各於隘口埋伏。然後攜同區爵興等在於津頭以俟之。

再說天來兄弟往茶村付得銀三百兩，呼渡而來。正欲登岸，乍見貴興暗暗盼著，乃付度道：「三百糖銀，凶多吉少。」於是急叫君來，分纏身上，看景而行。誰想貴興一見天來，哪裡肯容？即厲聲叫曰：「梁老表台，久不相逢，三生有幸。」向者握手剪敬南檳，未及塗灰。又問曰：「此項甜延歲月，何時可償？」天來問他何數。宗孔接曰：「日前康熙四〇八年，汝父置田，曾借宗客本銀一千兩，以充田價。如何伴作不知？」

天來大驚良久，徐徐答曰：「既有此項，何不說於分夥之時，而突討於今日？」宗孔曰：「有數存據，豈容強辯哉。」向貴興袖中取出借數一紙，擲與天來，令其自看。爵興勸曰：「錢債細故，須念血表相關。償回原本，利息可以原情。」君來答曰：「如此等數，當往大王廟裡，鳴鼓清償。」天來以目示之，君來會意欲走。不料左有柳毓、柳權，右有潤保、潤枝，前有越文、越武，後有越順、越和，更有宗孟、宗季、宗孝、宗和、順海、美舉餘人，向君來拳腳相加，衣服盡行扯碎，飛花滿地，隨風而轉。天來欲卻，又被柳毓拳打撲地，掠去此財。是時街坊上適有一人，年可〇八，生得兩眼如珠，手持一對披刀，飛奔上前，大喝一聲：「貴興休走，何得在此無禮，恃勢凌人！」言罷，即向貴興頭上砍去。未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